

哈佛燕京学社藏东巴经两册“崭新”经书考*

张春风

内容摘要:本文对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两册“崭新”的经书进行考证,确定为生活在丽江龙蟠乡中村的洛克经师和华亭所写,抄写年代在1928年至1936年之间。这两册经书看似崭新,但书写年代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应纳入民族古籍范围。

关键词:哈佛燕京学社 纳西东巴经 和华亭东巴

自哈佛燕京学社在其图书馆官方网站公布所藏的纳西东巴经以来,针对该部分东巴经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已有《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①,《哈佛所藏东知东巴经书的分类与断代》^②,《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带有双红圈标记东巴经初考》^③,《美国哈佛大学藏和鸿抄写的东巴经研究》^④等文章发表,哈佛藏东巴经的抄写者与经书所属地域为研究者所关注与考查,这些研究成果为全面整理哈佛藏东巴经奠定了基础。

在对哈佛藏东巴经深入整理的过程中,两册“崭新”的东巴经书G1和K38引起笔者的注意。这里的“崭新”主要指纸张新,没有沾染脏污,几乎没有

*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点基金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文字研究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12AZD119)、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华民族早期文字资料库与《中华民族早期文字同义字典》”(11JJD740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10BYY049)、上海市重点学科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B403)的阶段性成果。

①和继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125-132页。

②张春风:《哈佛所藏东知东巴经书的分类与断代》,《学行堂语言文字论丛》(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0-358页。

③邓章应、张春风:《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带有双红圈标记东巴经初考》,《文献》2013年第3期,第35-45页。

④李晓亮、张显成:《美国哈佛大学藏和鸿抄写的东巴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65-68页。

使用的痕迹。和继全博士也注意到了这两册经书,“有两册是抄写在名片纸上的新抄本,且书写粗陋”^①,并据此把哈佛藏古籍的总数减少了两册。因此,鉴定这两册经书的抄写者及抄写年代对确定哈佛藏东巴经的古籍数量和经书的归属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拟从两册“崭新”经书 G1 和 K38 的关系认定、G1 和 K38 抄经人的分析及 G1 和 K38 抄经人与抄写年代的判定三个步骤来论证这两册经书的抄写者与抄写时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的经书图片均采自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官方网站,文中所使用的田野调查材料为西南大学李晓亮博士、和学璋硕士及笔者共同完成,在此向该网站及二位合作者表示感谢。

一、关于 G1 和 K38 的关系认定

G1 和 K38 认定为“崭新”经书,是出于纸张颜色的考虑。和继全博士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到了实物,认定这两册经书的纸张为名片纸。若该情况属实,名片纸与传统东巴纸在性状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很容易判断出这两册经书与其他经书的区别。从经书照片来看,这两册经书纸张的颜色黄中带白^②,非常干净,可以推断出经书没有使用或者较少使用。除了纸张之外,还可以从封面造型和字迹等方面判断这两册“崭新”经书是否存在联系。

1. 封面造型

G1 封面粘贴了彩色棉纸,两侧为鲜绿色的矩形棉纸,粉色菱形粘贴于上。封面中间是双线勾画的矩形标题框,标题框的上方中间是吉祥宝物,飘带上下各两根,且左右对称。每根飘带都有两个弯曲,上下两根飘带之间都绘有祥云。K38 虽然没有彩色棉纸装饰,但是双线矩形框,飘带形状、飘带数量、飘带朝向,飘带之间绘有的祥云与 G1 完全相同。



G1 封面



K38 封面

2. 字迹

从 G1 和 K38 经书中的书体风格来看,字体平实内敛;从空间布局来看,文字之间的排列追求整齐,是典型的丽江坝风格。下面随机选取两本经书中的八

①和继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第 125-132 页。

②由于条件所限,不能见到哈佛藏东巴经的实物,本文对纸张颜色的描述采用照片呈现颜色与比对其他东巴经纸张的方式来进行,可能不精确。

个字来说明两本经书之间的关系,详见表 1:

表 1:G1 和 K38 字迹的比较

序号	G1	K38	字本义	分析
1			蒜	两本经书中的字形下面三笔都是第一竖和第二竖等长,第三竖最短。
2			女阴	两本经书中的字形都是撇的弯曲度大,交叉之间只有一个横笔,有些东巴常将此字写作又,此字交叉之内有两个横笔。
3			呵气	两个字形都是从口中伸出曲线,曲线短小,并不向远处延伸。
4			云	G1 中的云有 3 个弯曲,K38 中的有四个弯曲,虽在数量上有差别,但每个弯曲之间的连接笔画和弯曲程度一致。
5			蛋漏	两字由两笔完成,较为特别的是两字第二笔中间的夹角是较小锐角,角度几乎一致。
6			石	两字都由三个半圆和一块长条构成,其中三个半圆形状都很圆润。
7			牛	两字中牛角夹角一致,嘴巴部分上嘴唇较薄长,下嘴唇短而厚。
8			肋骨	两字可分解成 7 和右边四横,7 弯曲部分并不圆润,四横部分整齐。

虽然此处仅举 8 例,但足以观察出字体风格。这两本经书中字形的曲笔都较为内敛拘谨,运笔并不潇洒恣意。有时曲笔之间的衔接很不自然,常有戛然而止之态。在写横笔或者竖笔时,也是小心翼翼,运笔速度缓慢,笔画之间的衔接缺乏紧密的笔意上的联系。从字体和字迹可以看出,G1 和 K38 有较强的相似度。

通过对纸张颜色、封面造型、字迹三个角度的分析,可知 G1 和 K38 出自同一人之手。

二、关于 G1 和 K38 抄经人的分析

虽然已知 G1 和 K38 为同一人所写,但经书中并无信息显示抄写者。通观哈佛藏东巴经,可找到翻新封面的经书、洛克书签、G1 经书中的地名、和华亭曾为洛克抄写经书等证据来判定出这两册经书的抄经人。

1.来自翻新封面经书的证据

按照纸张色彩,笔者在哈佛藏东巴经中找到了与之相同的 G3 和 K65。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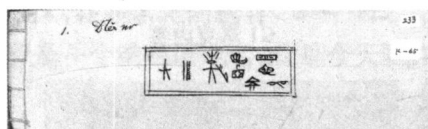
较两本经书,封面标题框内字迹相近,装订方式都为四孔多线连续装订,装订的绳子都是白色。翻开书页,发现这两册经书只是封面崭新,经书正文书页破旧,如下图所示。通过对 G3 封面和正文的比较,K65 封面和正文的比较,都存在以下情况:经书正文的纸张发暗发黑且破旧,底色分布不均衡,与封面纸张有着较大差异;正文中的字迹与封面标题中的字迹有着明显差别。



G3 翻新封面



G3 正文第 3 页



K65 翻新封面



K65 正文第一页

G1、G3、K38 的封面所绘标题框都为矩形,飘带上下各两根,且左右对称。每根飘带都有两个弯曲,上下两根飘带之间都会绘有祥云,封面造型揭示了一致性。G1 与 G3 封面的标题都包含“素米故”,且“素米故”这三个字的字迹一致。以上证据都说明了这四本经书的封面出自同一人之手,但 G3 和 K65 只是封面相同,正文并非同一人所写。



G1 飘带



G3 飘带



K38 飘带



G1 标题中的“素米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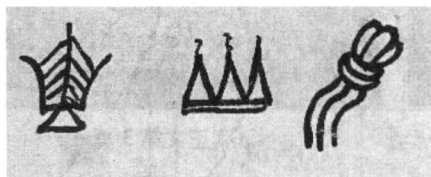
G3 标题中“素米故”

由于 G1 和 K38 为同一人所写,且为 G3 和 K65 翻新封面的事实,我们可以把抄经书人锁定在以下范围中:(1)经书收购前,经书的使用者或收藏者;(2)经书收购后,协助洛克研究这批经书研究的东巴。洛克身边曾有和诚东巴、和华亭东巴、和作伟东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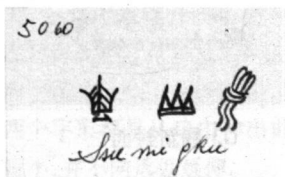
2. 来自洛克书签的证据

洛克书签是洛克对自己收藏的经书或者接触到的经书所贴的标签。哈佛藏东巴经书中存在两种洛克粘贴的标签,一种粘贴于经书封面左上角,称为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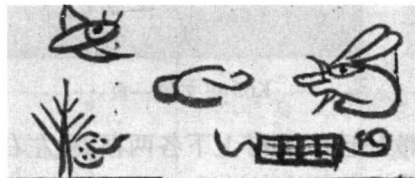
克外签;另一种粘贴于经书封里正中,称为洛克内签^①。其中洛克内签包含三个部分,洛克编号、东巴文题目以及洛克音标,如下图所示。有意义的是,G1封面标题“素米故”与洛克内签中的东巴文题目字迹完全一致,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K38中,由此可证明G1和K38与洛克书签的东巴书写者是同一人。由于洛克标签中的东巴文部分由洛克的东巴经师统一书写,因此推断G1和K38应当是协助洛克研究东巴经的东巴所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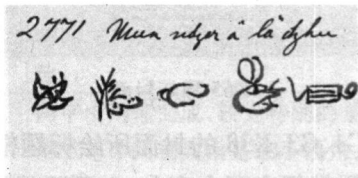
G1 封面标题



G1 洛克内签



K38 封面标题



K38 洛克内签

3.G1 经书正文中揭示的地名

纳西东巴经书中除了跋语记载地名之外,经书正文中有时也会出现。“东巴经正文中有时描述到地名信息,且所述地名常带有纪实性。不管是描述人类迁徙路线,还是讲述送祖师归灵路线,或是迎请各路神灵,其最初或最后一站地名即是东巴做仪式时应用东巴经的地点”^②。经书正文所述地名与抄写者的地域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完全对应关系,即经书所述地名就是抄写者所在地域;另一种关系是不完全对应关系,经书所述地名有可能是经书使用者所在地域,也有可能是经书母本抄写者所在的地域。多数情况下,是抄写者的地名。无论哪种情况,都揭示了地名与抄写者存在关联。如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有一本《迎素神·素米故》中记载了迎请素神回家的路线,而且迎请路线的最后一站与该经书跋语的所述地名一致^③。本书属于鲁甸的多京东巴,该迎请路线最后一站地点鲁甸前用了来修饰,可翻译为“肥沃地”或“好地方”^④。

①李晓亮:《西方纳西学史研究(1867-1972)》,西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54页。

②邓章应:《纳西东巴文分域与断代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页。从地名判定经书的归属更多的例子可参看该书的《从东巴经所述地名判断经书地域》部分。

③《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2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5-348页。

④《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2卷,第347页。



《全集》第2卷第347页

本文所鉴定的 G1 和 K38 两册经书中虽然没有跋语,但 G1 经书名称也是《素米故》,是一本祭祀祖先,迎请素神的经书。在经书正文中出现了类似上文所举的迎请素神回家的路线,最后一站的地名是 ,汉语音译名为“故南瓦”,在地名之前也有“ ”,连起来翻译为“好地方故南瓦”。“故南瓦”是一个纳西语地名,就是今天丽江市玉龙县龙蟠乡星明村所在地。



G1 正文第 11 页

洛克也记录过这个地名:“丽江西部扬子江河谷的一个村子。中文名为故南瓦。参见洛克编号 5060 经书(洛克自己用 R 标示,下文用 R 表示洛克编号),第 12 页第一段。参见《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笔者注:英文版)第 254 页,地图 3,具体位置在图中标出。”^①R5060 就是哈佛藏东巴经 G1 经书,洛克所说的第 12 页正是经书正文第 11 页,地名出处正是经书 G1。与这个地名相关的东巴是和华亭与和作伟。和华亭与和作伟是舅甥关系,也是师徒关系。和华亭常去星明村做法事,和作伟是星明村人。和华亭在去世前,向洛克推荐他的外甥和作伟。1946 年以后洛克才与和作伟一起合作翻译东巴经。此时这批经书已经入藏哈佛燕京学社,据此可推断经书可能是和华亭所写。

李国文在《东巴文化辞典》记录了和华亭的籍贯和事迹:

1882 年-? 东巴经师。辞世时间不详。丽江纳西族自治县龙蟠乡人。1928 年-1936 年被美国学者洛克聘为东巴文教师,协助其搜集、整理东巴经卷。他曾在玉龙山下的雪崧村洛克的住处教其读东巴经书,以后在丽江

① Joseph F. Rock, *A Na-khi-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Part II: Gods, Priests, Ceremonies, Stars, Geographical Names*, Serie Orientale Roma XXVII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2, P540.

坝、鸣音、永宁等地随洛克搜集购买 8000 余册。1931 年随洛克到昆明,并在昆明住了 4 年多。他用象形文字记录了从丽江到昆明的路程。他文武兼优,所跳的东巴舞蹈被摄入洛克摄制的电影中,其技艺堪称一绝。^①

李理在《拯救神灵:献给发掘和抢救〈东巴经〉的智者》一书中记录了和华亭^②。该书作者向和华亭的儿媳和月良(1948 年和月良 19 岁时嫁给和华亭的儿子和向碧。和华亭去世后 3 年和月良才过门的)进行了访谈:和华亭是龙蟠中村人。他擅长祭风仪式,当年洛克在冷古湾看完和华亭主持祭风仪式,就重金聘请他为自己的东巴教师。1932 年 5 月和华亭跟随洛克开始考察。后来洛克把他和其他东巴带到美国,之后返回昆明。和华亭旅居昆明时与杨仲鸿相识。1933 年 9 月至 12 月,洛克回美国。在这期间,杨仲鸿向和华亭请教东巴文。和华亭不仅倾囊相授,还从洛克收藏的东巴经中挑选了 40 多种重要经书给杨学习。杨仲鸿让自己的妻子把这些重要的经书抄写下来。1945 年和华亭在昂噶博村(今岩羊村)主持大祭风仪式中亡故。

2012 年 7 月 15 日,笔者与西南大学李晓亮博士、和学璋硕士(纳西族)一起在白沙玉湖村就和华亭事迹对和成贵作了访谈。和成贵,又名和则贵,由于西南官话中,“则”音似“贼”,故改之。1937 年生,属虎,采访那年 75 岁。和成贵并非是和亭的嫡系后代,然而他是目前了解和华亭最清晰的人。和成贵的曾祖父叫“阿托”,育有五男四女,和成贵是“阿托”第二个儿子的孙子。和华亭则是“阿托”最小的儿子,人称“和五爷”。和华亭,原名和士荣,和华亭是他自己取的名字,去世时间不详。他们整个家族都是东巴世家,原先生活在白沙,后来和华亭才搬迁到龙蟠中村。和华亭擅长祭风仪式,洛克深深被他的才华吸引。洛克赠予和华亭的衣服,最后都带进了棺材里。当地老人知晓洛克与和华亭的事迹,称洛克为“洛博士”。

通过文献记载、田野调查,以及经书的入藏时间,可进一步推断这两册经书为和华亭所写。

4. 和华亭曾为洛克抄写过经书的证据

作为洛克最重要的经师,和华亭是否只是为洛克释读经书,解释纳西语和东巴文呢?显然不是。从杨仲鸿晚年遗稿《从美国人洛克博士的纳西族文字教师和华亭的两则日记谈纳西族文献的丰富》中可得知,和华亭为洛克抄写过经书,且数量不少。下面是杨仲鸿日记的原文:

我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到十二月,趁洛克回美国去的时候,把他(引按:指和华亭东巴)请到我家住,住着教我纳西文,并请他把洛克请他整理的书中,借出较重要的四十余册,由我的爱人伍兰英抄写下来,以便译述。并于

^①李国文:《东巴文化辞典》,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62 页。

^②李理:《拯救神灵:献给发掘和抢救〈东巴经〉的智者》,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93-105 页。

每星期日同他去洛克租的房里,去阅览他收来的东巴经十一大箱,虽只是去观花,也先后于三十个星期天中,共阅览了五六千册。

一九三三年农历二月八日,丽江旅省同乡会开会时,我忽然发现新同乡十余人来参加,穿着美式大毡帽,革履华丽。当时昆明还没有这些货色,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随洛克到美国才回来的,原来洛克收集了一些东巴经后,寄给一些美国的学术机构和报刊杂志,大吹特吹,博得盛誉,名利双收。并替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的东亚图书馆,抄寄了各三、四部,共一、二十册,系和(引按:指和华亭东巴)亲手抄的。并在美国华盛顿给他们表演了“海老林肯”仪式,拍制电影片,博得观众的赞赏。^①

从杨仲鸿的日记可以看出,和华亭为洛克抄写过经书,所以推断 G1 和 K38 两册经书为和华亭所抄写是完全可能的。

三、关于 G1 和 K38 抄经人与抄写年代的判定

以上证据目前都不能直接证明 G1 和 K38 两册经书为和华亭所写,只是说明了和华亭抄写的可能性。如果能找到一本明确是和华亭所写的经书与这两本经书进行比较,且各方面显示出为一个人所写,那么就可以完全证明这两册经书是和华亭抄写。

在德国马尔本图书馆发现了一本和华亭抄本,编号是 Hs.Or.1382,即 R2772。洛克对这本经书有这样的描述:在葬礼上为女性唱的挽歌,有关于苦难的起源。这本不是原始的纳西手抄本,是我的东巴经师和华亭抄写的,他来自丽江西部扬子江河谷的“故南瓦”^②。由于没有抄写底本,和华亭根据记忆写成的,写于 1933 年^③。这本经书的内容与 R7020 比较接近。

可以认为是一种巧合的是,经书 K38,即 R2771,与德藏和华亭经书连号,虽然两本是不同的仪式的经书,使用对象有差别,但内容大同小异,记录一则“买岁卖岁”的故事:

纳西族以前没有镜子,所以每个人都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容颜。这首挽歌说的是一个老妇人去井边取水,她弯腰取水的时候发现了水里的倒影,她意识到自己已经衰老,剩下不多的年华。于是,她扔下了水桶,从一个集市到另一个集市去买年岁。她发现人们在买卖任何所需的東西,但是没人买卖年岁。在回去的途中,她意识到了岁月都会流逝,万物都会消亡的道理。^④

①转引自喻遂生:《〈杨著(摩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述略〉补记》,《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巴蜀书社,2008年,第371页。

②地名当为洛克错记。当时洛克在龙蟠时,住在“故南瓦”。

③Joseph F.Rock,&Klaus Ludwig Janert, *Na-khi Manuscripts*, Part I, Wiesbaden: Steiner. 1965, P174.

④Joseph F.Rock,&Klaus Ludwig Janert, *Na-khi Manuscripts*, Part I, P174.

鉴于 K38 与 Hs.Or.1382 内容有着相似之处,都可以翻译成《挽歌》,更具有可比性,下面从封面图案、字迹、句式重复、用字、空间布局五方面来证明这两册经书的一致性。

1.封面、纹饰的比较

从封面造型上来看,Hs.Or.1382 和 K38 都属于横写式封面,标准的双线勾画的矩形框,标题框正中间是如意结,上下各有两根飘带,上端的两根向如意结方向靠拢,上下两根飘带之间夹有祥云图案。每根飘带有三个弯曲,且每个弯曲的地方都非常圆润,飘带末端与最后一个弯曲之间距离很短,造型较小,整体飘带感觉并不飘逸。两则经书除了如意结的造型略有差异外,画风和线条都呈现出一致性,与前文所展现的封面中的飘带也相同。

正文首页开始书写的纹饰造型一致,都由三道横线和圆圈构成。起首符号都由祥云和向左的双线构成。稍有差异的地方是纹饰中三道横线和圆圈的数量不同。两则经书在封面、纹饰和起首符号中虽有细微差异,但相同之处更多,而且很多细微地方都相同,是其他写手无法模仿的。



Hs.Or.1382 (R2772)



K38 (R2771)



Hs.Or.1382 (R2772)



K38 (R2771)

封面飘带 (放大后)



Hs.Or.1382 K38

首页边框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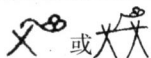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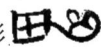
Hs.Or.1382 K38

起首符号

2.字迹的比较

K38 与 Hs.Or.1382 从字体风格上来说,同属于丽江坝风格,字体比较均匀,排列较为整齐,书体风格都较为平实,不及东知东巴书写的华美和精致。经书中带有曲线的笔画都较为拘谨,不具备流线形特征,具体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

	Hs.Or.1382	K38	字本义	分析
1			口吐气	口中的气弯曲部分顺势向上,并没有向远处舒展,这种字体给人的感觉并不流畅。
2			獐子	獐子的獠牙的曲线写的较短,戛然而止。
3			飞石	飞石常写作  。这两字却是特殊的写法,尾部应当是石头。在 K38 正文找到另一字形  ,可知这两字都是简写形式。
4			牛蝇	两字虽方向不同,但在造型上一致,无尾,嘴部有两根须。
5			唱	两字口中的曲线书写时并未舒展,而是向上戛然而止。这几个带有曲线的字都有共同的特征,书写曲线时线条较短,比较拘谨,没有潇洒恣意的感觉。
6			东巴	该字取像来自于手持节杖的东巴,只用于丧葬仪式,又常写作  。与这两字的差别在于节杖的造型,前者的形态更像是旗帜,后者的形态则是一个棍子上下各有两道横线,像竹子。而这两字都把节杖写成像旗帜的形态。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在表 3 可以看到这两本经书更多的字相似甚至完全相同。

3. 句式重复率的比较

东巴经主要通过互相抄写而传承。如果几本经书之间存在抄写关系或者为一人所写,在相近的内容中必然有句式的重复。句式的重复是指,以句意接近为前提,句式相同,用字允许略有差异,允许存在增字或减字的情况。句式的重复率反映了经书之间的传抄关系,重复率越高,内容相近度也越高。以下为句式重复率的算法:

$$\text{重复率} = \frac{\text{重复的句子}}{\text{句子的总量}}$$

句式的重复率高并不能说明两本经书为同一人所写,只是说明两本经书有传抄关系。但在字迹相同的基础上,进行的句式重复率的比较可以证明两本经书为同一东巴所写。

鉴于 K38 用于女性丧葬仪式, Hs.Or.1382 用于男性丧葬仪式,两本经书中除对象不同外,句式及其馀用字一致的情况也算句式重复。K38 经书共有 203 句,按此计算,其中有 106 句与 Hs.Or.1382 重复,重复率达到了 52.5%。下面选取几例为证,详见表 3。需要说明的是 K38 与洛克已经翻译的经书 R7020 完全

相同,故可以采用洛克的读音和翻译^①。

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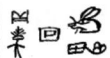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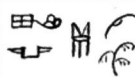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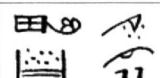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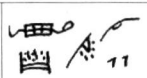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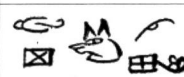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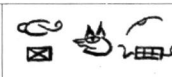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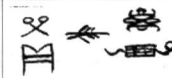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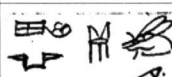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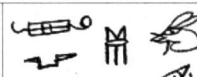
序号	K38	Hs.Or.1382
1		
标音	Oh!ho! 1 ä- ¹ ssi ³ dta ¹ lä ² dzhu	
2		
标音	² Wüa- ¹ ssi ³ dta ¹ lä ² dzhu	
3		
标音	² dzhu ² t'u ² gkv ² muän ³ shou	
4		
标音	² dzhu ¹ dzo ³ shou ² muän ² nyi	
5		
标音	² dzhu ³ bbüe ² gkv ² muän ³ shou	
6		
标音	² dzhu ¹ dzo ² bä ² muän ² nyi	
7		
标音	² ä- ¹ tsä ² dzi ² muän ² dzhu	
8		
标音	² gkyi ² wüa ² man ² shi ² dzhu	
9		
标音	² dzhu ² t'u ² gkv ¹ lä ² bä	

表 3 中的例子句式基本一致,而且都是完全记录了语言。稍有差异的是例 5 中在记录 3shou 这个音节时,K38 经书中用了,Hs.Or.1382 经书中使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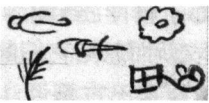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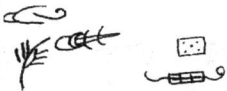
①R7020 的读音和翻译见 Joseph F.Rock, The Zhi Mä Funeral Ceremony of the Na-khi of Southwest China, Studia Instituti Anthropos, 9, ST. GABRIEL'S MISSION PRESS Vienna-MODLING, 1955,P51.

𠂇, 𠂈与𠂇读音一致,这并不影响记录相同的句子。

4.用字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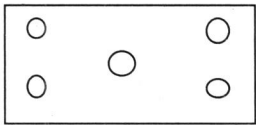
在句式重复的 106 句经文中,其中用字完全一致的有 63 句经文,其中有 28 句存在用字差异,余下的句子存在增字或减字。存在用字差异的 28 句中,有些是用字存在重复,而不重复的仅 15 句,还有 2 句是由于两册经书的对象不同造成的文字差别,即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故不应计算入内,所以用字差别仅有 13 句。在这 13 句中,存在同音替换和同义或近义替换两种形式,同音替换 12 句,近义替换 1 句。同音替换和同义替换的例子如表 4 所示。

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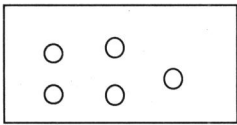
类型	K38	Hs.Or.1382	分析
同音替换			两册经书读出的语音完全相同, 𠂇 和 𠂈 是同音关系。
同义替换			两句语义相同,使用文字上略有不同。𠂉表示方位, 𠂊表示又,再的意思,不同字在句式不改变句子整体的意思。

5.空间布局的比较

Hs.Or.1382 经书和 K38 经书在语序上均遵循从上至下, 由左往右的阅读顺序,而且经文中大部分的句子为五言,形成比较固定的布局模式。两本经书的布局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中布局模式 A 是两本经书最常用的布局模式,出现 63 次;B 次之,出现 37 次;C 最少,出现 27 次。布局模式 A 的形式,即五个字中左右两边各两个,还有一个居于中间,这种布局有着阅读顺序简单,形式对称,整齐美观的特点。



布局模式 A



布局模式 B



布局模式 C

从封面、图案,字迹,重复率,用字,空间布局五个角度来看,Hs.Or.1382 经书和 K38 相似度较大,可以判断为一个人所写。由于 Hs.Or.1382 已确定为和华亭抄本,因此 K38 也可判定是由和华亭抄写。又因为 G1 和 K38 已鉴定出自同一人之手,所以可以判定 G1 也为和华亭抄写。

从和华亭的生卒年来看,抄写时间在 1882 年至 1946 年。洛克本人提到: 1946 年洛克在哈佛燕京学社赞助下回到昆明开始翻译纳西经书以及完成始于 1932 年动工的纳西文字字典。……协助作者研究的老东巴去世了,非常有必要

与另一个机智博学的东巴合作,这位新东巴是已故东巴的亲戚(即和作伟东巴——笔者注)^①。

根据这两册经书崭新程度来判断,和华亭有可能是在为洛克整理东巴仪式时,为了填补缺少的经书而抄写的。抄写经书的时间可以精确到洛克与和华亭的交往时间。两人的交往时间在1928年至1936年之间,所以这两册哈佛藏经书抄写年代很有可能在1928年至1936年之间。

四、结论

根据本文的考证和分析,哈佛燕京学社收藏的G1和K38两册经书为洛克经师和华亭所抄写,抄写时间在1928年至1936年之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纳西东巴经都属于古籍,经书G1和K38比《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许多新抄写的经书要早的多。所以,不能因为这两册经书外表新而忽略它们的年代价值。

从内容上来看,G1《素米故》并不是孤本,《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第2卷中也存在《迎素神·素米故》,内容上虽有重合之处,但从内容的编排、句式上来看,两个本子差异较大。《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版本是鲁甸地区的多京东巴所写,代表的是鲁甸风格,与和华亭的丽江坝风格形成地域差别。所以,和华亭抄写的经书G1补缺了丽江坝《素米故》的内容和形式。K38经书不是孤本,洛克在The Zhi Mä Funeral Ceremony of the Na-khi of Southwest China中提到了R7020,字迹不同,经统计,两本经书内容完全一致,句式高度相似,句式重复率为94.5%。恰是这些同名同内容的经书为将来进行东巴经版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从书法角度来看,这两册经书虽比不上东知、东拉等东巴的精致华美,但内容完整,字迹工整,书法水平在哈佛藏东巴经中属于中等水平。

从抄写者的角度来说,作为洛克最为重要的经师,和华亭为洛克的翻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学识和技艺上来看,毫无疑问他是大东巴。尽管和华亭抄写的经书不少,但目前鉴定的只有哈佛藏的两册经书与德藏的Hs.Or.1382。这几册经书的发现,为其他和华亭经书的研究整理确立了标准,具有典范作用。

从东巴文研究史来说,和华亭是一位重要的东巴。他的名字虽为人熟知,但关于他的资料记载甚少。而哈佛藏东巴经,恰好展现了和华亭为洛克整理经书,书写标签,为洛克释读东巴经书的情况,使和华亭的事迹生动跃然纸上,丰富了研究史的材料。

综上,G1和K38这两册经书属于古籍范畴,应当计入哈佛藏东巴经古籍的总量,且价值不可小觑。

【作者简介】张春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博士。研究方向:东巴文字和文献。

^①Joseph F.Rock&Klaus Ludwig Janert, *Na-khi Manuscripts*, Part I, PXII.